

喋血情仇

● 戴战军（执笔） 张嘉鼎

华夏



喋血情仇

戴战军 张嘉鼎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25印张 265千字 插页2

1990年5月北京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80053—730—7/I·198

定价:5.85元

引 子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记载着一起被史学家们称为“最残酷的朝野之战”，这就是乾隆皇帝自封为“十大武功”之一的金川战争。

要完整地讲述这个故事，我们还得从乾隆生父——雍正的猝死说起。

雍正在位十三个春秋，年仅五十八岁突然“驾崩”。死前既无病况，又无不祥之兆，这便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

野史载云：雍正死于民间侠女吕四娘之手，是她飞入禁宫，使雍正身首异地，传下了弑昏君复家仇的美谈。而今笔者却收集到另一种传说，和本书的故事干系重大。

雍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兴文字狱的君主。雍正四年，他曾亲手炮制了一起历史上著名的冤案。当时正值江西乡试，主考官查嗣庭出考题曰“维民所止”，不想却触犯了“圣讳”。这句话本是《诗经》中的一句，“维民”意即安定人民。可雍正看了这个试题后却雷霆震怒，认为“雍”字上边删去一点一横是“维”，而“正”字上边删去一横为“止”，这两个字都是上边去了笔画，~~不是明摆着~~暗示要砍“雍正”人头吗？雍正下令搜查嗣庭~~查嗣庭上本~~两本，内中有对皇上大兴“文字狱”的

不满，还记有热河发大水，淹死官员八百名等等。雍正以此为“诬君之证”，硃笔一挥，下令满门抄斩！

当时查嗣庭尚有一儿一女，儿子六岁，女儿十岁。其妾查李氏得到门生通风报信后，急火火带上儿女逃离家门，这才免了灭门除后之灾。

这母子三人隐姓埋名，晓行夜宿，流落于街头，择路于荒郊。这天躲进一座深山，转来转去，迷失了出山的路径。看看囊中罄尽，暮色四合，饥渴交加，走投无路，李氏不觉仰天长叹一声，掉下泪来。“唉，没想到我家老爷一生勤谨清廉，到头来却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我是死难瞑目啊！”儿女年幼，不识母亲言意，看见母亲啜泣，便也放声啼哭起来。

突然，一阵山风吹过，树叶婆娑，瑟瑟作响，侧耳细听，远处的山坳里似有钟鸣鼎沸，游丝一般飘忽不定。查李氏谛听片刻，背起儿子，拉上女儿，寻声奔去。

走了不知几个时辰，来到一处山坡上。借着清亮的月光向下眺望，只见一处平坦的山环里，长满了摇曳生姿的翠竹，竹林中有一条细如丝带的曲径，尽头依稀可见一片红墙碧瓦，在月华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母子三人踉踉跄跄奔下山坡，顺着竹林幽径蜿蜒蜿蜒来到一座山门前，大喘着气抬眼望去，只见月亮门上书写着三个清秀的篆字：“竹林庵”。

查李氏迟迟疑疑地上前叩门。山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咯吱”一声开了。

庵里是一片修竹和几株高大的银杏树，中间挟一条笔直的石子甬道，甬道尽头是一座佛堂，紫红的镂花门窗四外敞开，堂里烛光摇曳，香烟袅袅。

查李氏一手牵着一个孩子，步履蹒跚地走到佛堂的台阶上，怯怯地向里窥探。只见金身泥塑下，一个老尼盘膝端坐在蒲团上，双目微闭，一动不动。查李氏上前跪倒，颤声言道：“女菩萨在上，救救我们孤儿寡母吧！”

老尼的眉峰跳了跳，诵一声“无量寿佛”，慢慢睁开了眼睛。见面前这三个人虽衣衫褴褛，面色疲惫，可举止却显出大户人家的气度，心下便明白了几分。“女施主是出来逃难的吧？请起来，一路奔波劳苦，快随我到后舍用斋。”

两个孩子早就饿坏了，片刻功夫，就把半盆粗米饭吃了个精光。小尼姑捧上茶来，老尼才开始细细打听他们的身世。查李氏把自家的遭遇哭诉了一遍，老尼听完不觉腾地站起身来，双目闪出冷峻的光芒。停了片刻，她又收敛怒容，叹口气道：“无量寿佛。女施主若不嫌贫庵简陋，就先在这里住下吧！以后再从长计议。”

安顿下之后，查李氏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想想自己一个妇道人家，流落深山古刹，手无束鸡之力，女少儿幼，这昏君的杀夫之仇，何时能报？想着这些，她越来越忧忿烦躁，不觉披衣下炕，临窗望着黑黢黢的竹丛出神。

突然，就听禅院里“嗖嗖”几声轻响，打断了查李氏的思绪。她定睛看去，似有一个人影在竹林间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竹梢头，一会儿跳到几丈远的银杏树干上，一会儿又只听半空里风声疾如织梭，却不见人影往来。查李氏慢慢地看了半晌，忽听院中一声微响，眨眼的功夫，一个人已双手合十站到地上。查李氏摒住呼吸，从窗格子里凝神细瞧，原来是庵里的那个老尼姑！查李氏刚想呼唤，憋了憋嗓子，又把话咽了回去。

第二天早斋过后，老尼姑正在佛堂诵经，查李氏带着两个孩子来了。她先“扑通”跪倒，接着又伸出左右手按着两个孩子跪在自己两旁，磕头言道：“师傅开恩，请看在他们死去的父亲面上，教他们两个练功习武吧！”

老尼怔了一下，才慢慢说道：“老身脱开尘世，遁入空山，本打算清净修炼，养神奉佛，没想到昨夜却撞在施主眼里……唉！也该我与这两个孩子有缘份，我的武门绝技后继有人。好吧，我就收下你这一儿一女为徒！”

查李氏脸上展开笑容，忙按着孩子的小脑袋给师傅磕了三个响头。老尼笑道：“好了，好了，让孩子们起来吧。”说完，她把两个孩子揽到自己怀里，抚摸着道：“我给你们起个法名，老大叫慧贤，小的叫智通，从今以后，你们每夜子时随我练功！”

时光荏苒，转眼八年过去，查家的两个后代在竹林庵随师练出了一身本事。白天里，师傅除了教徒弟佛经之外，还指导他们熟读兵书，传授布军设阵的韬略，两个孩子被调教得文武双全，艺高胆大。查李氏每日吃斋念佛，闲来就看儿女捉对演练搏击之术。外表上她似乎万念皆休，六根清净，可实际上她时刻没忘报仇雪恨。

这天做完晚功课，老尼进内室更衣落座，刚想唤小尼姑上茶，查李氏突然叩门而入。老尼起身让座，查李氏却一反常态，站着不动，老尼这才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格外严肃。“出了什么事吗？”

查李氏摇摇头，半晌才道：“我有一句话，憋了许多天了，不知师傅允许不允许我说。”

老尼似有所悟，微微颌首，示意她讲下去。

“敢问师傅，智通和慧贤两个孩子随您习武八载，不知眼下功夫究竟如何？”

老尼淡淡一笑，“我这两个徒儿的武艺，如今虽说不上空前绝后，却也练到九成十成了，老身所能之技，已尽数传于他们……怎么，施主问此何意？”

查李氏半晌不答，只是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老尼。突然，她扑通一声跪倒，哭喊道：“我有一个请求，万望师傅恩准！”

老尼被查李氏的冲动弄得一怔，接着便轻叹口气，象是自言自语：“我早猜想到准会有这一天……”她双手把查李氏搀起，“夫人有话直言，老身一定不拂尊意。”

查李氏拭拭眼泪，平静片刻才正色言道：“师傅还记得我的身世吧？智通和慧贤这两个孩子，怀有杀父之仇，只是他们那时年幼无知，如今也许不曾记得了。可是我却时刻耿耿于怀，没齿难忘。最近我总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气短神衰，不知何时魂归黄泉，要报我家的大仇，全寄托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了！可是，虽说他们是我生养的骨肉，如今却拜在师傅门下，生长成人，师傅实乃他二人的再生父母，我有心遣他们出山替父报仇，却又怕师傅另有主意。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和盘托出，向师傅讨教。”

查李氏这一席话虽然说得委婉，可是却又再明白不过了。老尼静默片刻，沉沉地应道：“夫人所言极是。而今昏君当道，屠杀无辜，残害忠良，实是应得天报！但是，老身皈依佛门，四大皆空，对尘孽眼不见为净，因此也帮不了你的忙……不过，这两个孩子要替父报仇，也是顺乎天意，我身为他们的师傅，又怎能悖逆天命呢？”

当天夜里，老尼姑和查李氏把智通、慧贤叫到面前，查李氏把查嗣庭被害的经历述说一遍，吩咐他们下山替父报仇；老尼姑又嘱咐徒儿一路小心，事成之后不必回来，最好躲到山高皇帝远的偏疆僻地，以免遭朝廷的毒手。

第二天，姐弟二人挥泪告别母亲、师傅，扮作云游化缘的和尚，怀藏利器下山。

却说雍正皇帝，经了这八九年的时光，早已把查嗣庭一案渐渐淡忘了。雍正是历史上有名的心狠手辣、疑心甚重的皇帝。自登基以来，为了稳固帝位，他在自己的兄弟间大搞阅墙之祸，在宫廷中肆意屠戮忠良，剪除异己，甚至对他一贯忠心耿耿的年羹尧和他的舅舅隆科多也未免杀身之祸。再加上他在民间大造冤案，草菅人命，因此仇人多如牛毛，雍正时有杀机四伏之感。他自幼练功习武，后来在自己的府邸雍和宫中养了一批黑教喇嘛，专门教他防身之术和杀人咒语；据说他还得了一把宝刀，挂在寝室墙头，入睡前打开机关，如有人私入寝室，宝刀会自动出鞘，飞取人头。为防避刺客，雍正还收罗了一帮武功出众的人当“缇骑”，时刻不离自己左右。如此戒备森严，智通和慧贤哪里下得了手？

但是古语讲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到了雍正十三年七月，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雍和宫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参禅随喜大会，请来各地僧众大办佛事，雍正为了收买人心，特意从紫禁城赶到雍和宫主持法会。智通换上了红袍，混进会场，而慧贤则扮作随喜拜佛的施主，在外围往来策应。

日上三竿，昭泰门内铙钹铿锵几响，顿时“铜罡号”齐鸣，诵经声鼎沸，喧腾之声伴着缭绕的香烟雾气，直上云

霄。雍正皇帝端坐在天王殿前的金龙宝座上，目睹这一派欢腾景象，心中好不快活。

突然，就见跪伏的僧众之中白光一闪，在阳光的照射下十分刺眼。雍正心知有异，急忙在龙座上一闪身子，就听“嗖”的一声，一件暗器已击中了他的肩膀。雍正痛得“哎呀”叫一声，人已翻倒在台阶上。“有刺客！”几个贴身侍卫惊呼起来。顿时，鼓乐骤停，全场大哗，僧侣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雍和宫的粘竿侍卫和拜唐阿^①纷纷抽刀按剑，把雍正护在核心。左右一搜查，刺客的踪迹全无，只在西墙头上发现一个小脚印，擦去了落在墙头上的灰尘，可是，谁也没看见人是怎么跳出去的。人们哪还有心参禅拜佛，法会不欢而散。

侍卫宫眷们簇拥着皇上奔回紫禁城养心殿，传来御医诊视，原来是一撮钢针，深扎在肩膀的肌肉里。幸亏雍正眼快，不然早已一命归西。

皇上谕令全城戒严，搜捕所有可疑的人，自己则悄悄移驾京西的圆明园中养伤。不久，伤口痊愈，雍正重新振作起来，他想：大难不死，灾星已破，我要大大庆贺一番，好去一去晦气！

正巧，八月十五到了，按惯例宫中每年要会中秋，雍正为了热闹，决定在园中举行“庆圣躬万安大会”，连演七天大戏。为了防备不测，除了随驾的禁军之外，皇上还调来了驻在香山行宫的护军，把圆明园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料，到八月二十日晚上，雍正在园中水榭正挟嫔携妃欣赏《楼台

^① 满语，意即武士。

会》，突然树丛中飞来两道白光，朝他前后打来！雍正大叫一声，滚在地上挣扎片刻，便一动不动了。大乱一阵之后，宫娥大臣七手八脚地把雍正抬到黄缎软床上，移灯来看，皇上已然咽了气。顿时，室内外嚎啕四起，哭声震天，“万安大会”变成了丧会。

皇上死得这样突然，又这样蹊跷，实在难对朝野交代，御前大臣和各位阿哥商量一阵之后，只得止住皇后和嫔妃们的哭泣，对外佯称圣上龙体欠安，中止了中秋会，用黄缎子包裹了尸体，由雍正的皇四子弘历头前引路，急火火抬回皇宫。

太医验尸之后才知道，雍正的心门和乳下三指处的闭气穴道上中了十几棵钢针，所中暗器和先前相同，显然是同一伙刺客所为。

原来，那天在雍和宫未能置昏君于死地，智通和慧贤躲开官府的搜捕，暗中在禁宫左右再寻下手机会。这天发现一乘仪仗出东华门转向西行，估计是雍正移居圆明园，便一路尾随而来。他们用遁飞之术潜入园中，藏在暗处认准绣龙黄袍，同时打出师傅所传绝技“梅花吐蕊”定心针，这次昏君纵有天大的本事，也躲不开了。

雍正一死，御前大臣从“正大光明”的牌匾后取下遗诏，果然先皇指定四阿哥弘历即位，于是王公大臣山呼“万岁”，把皇四子弘历簇拥到太和殿的金銮宝座上，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弘历定庙号曰高宗，改年号曰乾隆，开始了他在位六十年之久的君主生涯。

乾隆登极之后要办的大事之一，就是捉拿刺杀他父亲的

凶手。通缉令经军机处拟好之后，用黄纸写明“马上飞递”四个大字，经过四通八达的驿站，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立时，举国上下大张法网，风声鹤唳，兵丁捕吏忙如梳篦。

慧贤姐弟报了父仇之后，连夜逃离京师，日夜兼程，向西南疾走。他们听师傅过去常提起“峨眉”，便打算隐姓埋名，遁入佛山，以后再伺机行事。

一路上历尽艰险，不必细说。不日进入四川地界，绕过成都府，来至一处岔路口。两人正要寻人打听去峨眉山的路径，突然后路上追来一队官兵，见他二人行色匆匆，神态紧张，便大喊“站住”，策马赶来。姐弟俩以为被认了出来，急忙向冲到近前的兵丁施放钢针，这一下，反倒暴露了身份。官兵哇哇叫起来：“他们正是要逮的钦犯！”姐弟二人边打边跑，可是官兵紧追不放，眼看难以逃脱了。慧贤喘着气叫道：“弟弟，我来挡住他们，你快逃吧！”智通还想说什么，姐姐哪里容他理论，突然大喝一声，回身扑上前去，敌住来兵，大叫：“弟弟快走！”

智通不能细想，抢过一匹官兵的坐骑，叫一声：“姐姐保重，后会有期！”打马朝西落荒而去。

追兵见跑了一个，便一窝蜂地向慧贤打来。光天化日之下，又无山岗树林可避，慧贤孤军奋战，身上几处挂伤，渐渐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那带兵的把总一面派人押送慧贤回营报信，一面指挥手下朝智通逃遁的方向疾追而去。

智通向西跑不多久，出现了山峦。他脚下的坐骑打着响鼻，步子越来越慢，最后一个失蹄，扑通一声栽倒在山坡

上。智通翻身站稳，回眸一看，那战马口吐白沫，奄奄一息，累得浑身淌汗，四蹄痉挛，眼看没救了。

智通喘了口气，这才感到浑身酸麻，方才交手中不知何时中了一枪，伤口处火辣辣作痛，嘴中干渴，似能生烟。他环顾四周，发现一块岩石的窝窝里积有一滩雨水，正待扑上前去伏饮，忽听山坡下传来一片人声。他扒开树丛向下瞭望，原来是追兵到了。他们一个个衣甲不整，兵器散乱，座下的战马也都七横八卧地伏倒在地，任你如何鞭打也站不起来。乱了一阵，只听那把总喊道：“逃犯一定离此不远，我们徒步追上去，抓到这个小毛贼，就为当今圣上立了大功！”在他的督促下，兵士们愁眉苦脸地向山上爬来。

智通不敢久留，丢下战马，向深山里逃去。入夜，他找了一处山洞栖身。第二天早起吃了点野果，又没头没脑地向山林里钻。智通本想撞上个人家，求条生路，但没想到此地山峰连绵，野林密布，哪有人烟？又东躲西藏转了几天，把追兵彻底甩掉了，可是他却迷失了路径。几天粒米未进，唯有野果树叶充饥，衣衫被荆棘刮成了碎片，几乎遮不住肌肤，最要命的是伤口化脓，引起高烧，头重脚轻，一步也走不动了。

时近正午，他爬到一道峡谷旁，只见峭壁之下，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浪花打着岩石，发出隆隆的回声。智通探头崖下望了望，心想让野兽给吃了，不如跳崖一死了之，这样还痛快些。好在家仇已报，老母有竹林庵的师傅照顾，不用牵挂，只是不知姐姐性命如何，是生是死……想着想着，他把心一横：可怜我生命短促，年纪轻轻，就在他乡做了异鬼，江水若有知，就把我冲到一个有人家的去处，给我盖把黄土

吧……他撑起身子，刚要往下跳，忽听一曲呜呜呀呀的山歌，沿着峡谷悠悠地飘来，歌词他听不懂，声调却异常高亢明亮，象是呐喊，又象是在诉说什。不一会儿，只见从密林里面，走出一队马帮，马铃声叮咣脆响，格外悦耳。

智通几天没见过人影儿了，这一喜可真非同小可！他大喊一声“救命”，便栽下头不省人事了……

等他睁眼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油脂麻花的皮袍，身下铺着软绵绵的羊皮褥子，一股浓烈的膻气，直冲鼻孔。环目四顾，他才知道自己躺在牛皮帐篷里，一盏油灯，照亮了围在他四周的几张面孔。

他轻轻呻吟一声，那几张脸露出笑容。他们一个个都是肤色黧黑，头顶细皮帽，帽檐上一丛浓密的皮毛向上翻卷着，乱蓬蓬地压在眉梢。一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出一串他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又纵声哈哈大笑起来，情态十分豪爽。

智通正发愣，忽听他身旁的一个矮个子用汉话说道：“小兄弟，别害怕，我们是金川寺的马帮，看你在崖头睡觉，就把你驮到这里来了。”

智通从懵懵懂懂中慢慢清醒过来，他细细一打听，才弄清楚了这伙人的来历。

原来，此去西北二百里，是“安多娃”（当地藏民的自称）的聚居地金川，这是一伙藏民的马帮，出山去运盐巴，在归途中救了他的命。那个会汉话的人虽是“安多娃”打扮，可实际上是个地地道道的汉民后裔，姓王名秋。

互报家门之后，王秋又问：“兄弟，你怎么只身一人跑到这深山野林里来了？”

智通长叹一声，把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诉说一遍。

王秋听后两眼放出异彩，“原来那昏君是你杀的！我们山外只听说改朝换代了，却不知是因你所为。好！好！你也替我报了大仇啦！”

智通不解其意，仔细追问，才知道雍正朝之初，王秋的父亲因无端的罪名被抄家灭籍，王秋随母亲从内地被流放到西南边疆，母亲死后，他逃离禁地，落脚在金川，学会了藏语，过起运盐贩货的营生。

如此一说，两个人经历仿佛，格外亲切起来。

王秋又问智通今后如何打算，智通想了想回道：“虽然乾隆坐了天下，想来也不会比雍正老贼好到哪儿去！我要么就隐姓埋名躲起来，要么就聚集众人轰轰烈烈地闹他一场，即使倒不了这大清的国运，也让那皇帝小儿在宫里坐卧不宁！”

王秋拍手说好，想一想又道：“这是长久之计，眼下你还得先找个地方落脚。”他转了转眼睛，笑一笑说：“我给兄弟出个主意。你不是当过和尚嘛，就跟我回金川寺去继续当和尚！‘山高皇帝远’，既可避开官府的耳目，又能修养身体，积蓄力量。”

智通想想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口答应下来。

第二天，智通蹲在马驮子里，随马帮向西北进发。

越向山里走，地势越险恶。只见群山陡立，峡谷蜿蜒，密如织网的急流争相咆哮着，沿着乱石滚滚的幽谷汇入大小两道金川江，一路轰鸣而去。山坡上长满了青竹、松树、银杏、青冈树和水杉，荆棘丛生，野藤四挂，深林中走兽出没，毒蛇绊脚，若不是久居此地之人，真是寸步难行。那一座座山峰虽不十分高大，却是异常险峻，有的三面陡立，只有一

面窄窄的坡脊容人上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有的巨岩斜竖，摇摇欲坠，脚下深渊视不见底，抬眼只见一线青天。智通边看边琢磨，这金川之地可真是屯兵设寨的好地方。

不日，来到了地处勒乌围的金川寺。

这金川寺始建于唐代，是金川地区方圆八百里内最大的一座喇嘛寺庙。它三面环山，依山坡的走向错错落落地建起几十处佛堂庙宇，远远看去，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令人肃然起敬。那金顶素身白塔，饰有铜兽的拱角飞檐，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叮咚作响的山泉，弯弯曲曲地穿过茂盛的竹林，顺着石渠流进寺庙之中，环绕着僧舍转了几圈，然后流进寺内的厨房里，穿出厨房后，又形成一道水珠纷扬的瀑布，在山谷里汇成一条河流。

智通养好了伤，在金川寺重新剃度，受三十六戒，又受具足二百五十三条，由格次(沙弥)、格隆(比丘)，一步步熬成了寺里的喇嘛，取法名强巴释迦。强巴释迦聪颖过人，很快学会了藏语、藏俗，经文过目成诵，在讲经的答辩会上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赢得寺内众僧拥戴；加上他在竹林庵从师学了些医道，此时又熟读藏文药书，治愈许多疑难病症，渐渐地在寺庙附近的善男信女中建立了威信。当时统领大金川的土司头人叫莎罗奔，被当地土民敬称为“爵爷”，常到金川寺来捐献金银，听经拜佛，几次接触之后，强巴释迦颇得莎罗奔的赏识。这样，数年之后，当初的“智通和尚”竟被推举为金川寺的“堪布”^①，成为金川地区僧俗之中举足轻重的

^① 僧官名，意为“轨范师”。

喇嘛^①。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忘记了他曾经是个汉人。

经堪布强巴释迦的悉心治理，千年古刹的金川寺更是万象更新。走进山门内，只见从天王殿向外拉着一道道一人多高的粗毛绳，一头拴在大殿立柱的铜环上，另一端拴在木桩和树身上，构成由寺中心向外围的辐射状图案。那拉起来的一道道毛绳上，挂满了一尺长、八寸宽的黄布，每块黄布上都用古老的藏文抄写了整齐的经文，山风徐来，经幡飘动，哗哗的响声犹如无数僧众齐诵经文。穿过天王、文殊、大佛等几处殿堂，即可进入金川寺的主殿法轮殿。透过层层素帘，居中供奉着一尊金佛，是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创始人宗喀巴的成佛坐像，他身披黄缎袈裟，一掌抚膝，一掌直竖胸前，臂弯里搭满了各地土司头人敬献的哈达。宗喀巴塑像下，是一条紫檀木大供桌，桌上摆满了法器和供品；大殿两边的墙壁上绘制了彩色壁画，墙下摆了一长串大木架，西面藏有一百零八部“大藏经”，东面藏有二百零七部“论藏经”。法轮殿高两丈，深三十步，宽六十步，间居二十根红漆大柱，置身殿中，直感到气势雄浑，不禁肃然起敬。

在这深山古刹中，过着晨钟暮鼓的生活，可强巴释迦堪布并没有脱离尘世，他一方面委托经常出山跑马帮的王秋和派出化缘的僧人打听朝廷的动静，一方面和大金川土司头领莎罗奔谈论军事和治土安邦的方略，帮助他强民富地，习武练兵。

这天，王秋运盐回来说：山外市上传言，前不久大清皇

① 喇嘛意为上人、上师，它不是一般僧侣的称谓，对一般的僧侣称为“扎巴”。

宫中又起内乱，以火器营都统、五王爷允祺之子弘升为首，联络了二王爷允初之子理亲王弘皙、十三王爷允祥的两个儿子、贝勒弘昌以及贝子弘普等，在六王爷允禄的暗中指使下，想借乾隆皇帝出驾谒陵之际，废黜乾隆的皇位，另立新君。不想行动不密，东窗事发，乾隆下令将这伙人逮入宗人府治罪。此事牵连朝廷内外许多人，一时风波骤起，朝野上下人人自危。

强巴释迦听完王秋的传报，独自一人在静室中沉思良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与大清朝分庭抗礼的时机已经到了！

想到这儿，他猛地站起来：好，我现在就去拜见莎罗奔爵爷！